

揭竿东兰 广西农运先驱
和邓小平等领导百色起义

揭竿东兰 广西农运先驱

和邓小平等领导百色起义

杨军 著

接力出版社

中华英魂



革命年代

总策划：

李元君

主 编：

梁定伟

BA GUI

JUN JIE

CONG SHU

ZHONG HUA

YING HUN

WEI BA

QUN

JIE LI

CHU

BAN SHE



中华英魂韦拔群

杨军 著

接力出版社



PDG

《八桂俊杰丛书》序

接力出版社

接力出版社组织几十位作家为八桂大地历史上的几十位重要人物写传记文学，出版一套《八桂俊杰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八桂大地人杰地灵，曾经涌现出很多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侬智高、瓦氏夫人、袁崇焕、石涛、陈宏谋、郑献甫、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唐景崧、刘永福、冯子材、苏元春、王和顺、黄明堂、李德山、马君武、李宗仁、李济深、韦国清、李天佑、李明瑞、韦拔群、周子昆、白鹏飞、李任仁、王力、梁漱溟、雷沛鸿等，都是植根在这方沃土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是八桂子弟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过去曾经不同程度地介绍、宣传和表现过这些英雄和俊杰，但是都不全面，不系统，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规模。现在接力出版社以传记文学的形式推出这套《八桂俊杰丛书》，从当前出

版业的形势及社会文化积累的意义来看,无疑是一次文化创举,可谓功德无量。

八桂大地有史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里产生的众多政治家和文化名人,对于促进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于推动各民族团结和睦,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宣传这些英雄俊杰,对于发展民族关系和促进民族团结,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丛书写到的这些历史名人,同样受到海外炎黄子孙的景仰。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的后代现在定居海外。这些海外的赤子都很关心自己的故乡,都有着浓浓的乡情。因此,这套丛书对于进一步沟通桂籍海外华人,促进海内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合作,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这套丛书,不仅对于八桂大地上的青少年,而且对整个华夏大地上的青少年尤其青少年学生,都是极好的课外读物。他们可以从英雄俊杰身上学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优秀品德,学习为祖国为人民为家乡争光的拼搏精神,学习在艰苦的条件下永远向前进取的奋斗勇气。八桂大地曾经有过众多的俊杰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在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蜚声世界。今天的青少年应该学习他们这种永远进击的美好的献身精神,勇敢地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把先辈未完成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峰,让伟大的中华民族永远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这套丛书值得向全国广大的青少年大力推荐。

八桂地域历史上有着灿烂的文化,这个地域完全有条件产生更多的有声誉的名人。这次从八桂大地上推出的《八桂俊杰丛书》,是几十位八桂当代作家写的八桂历史俊杰,在全面展示八桂

俊杰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同时展示和推出八桂地域的当代作家群。希望有更多的展示八桂风物、八桂成就和八桂文化人的举措，希望这里走出更多有更广泛影响的文化新人。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国内各地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存在较大差异，不论是从事经济还是文化方面的建设，都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从实际情况出发，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有自己的特色。

八桂大地的文化建设有着肥沃的文化土壤，耕耘得好一定会有成效有特色。《八桂俊杰丛书》就是这样的有成效有特色的文化行动，值得肯定。因为越是这样的有特色的文化艺术越是为人所关注。

看到接力出版社出版这样一套很具特色又很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好书，感到非常高兴，也为家乡的文化成就感到自豪。

是为序。

1993年7月14日于北京



目 录

- 一 结盟银海洲 (1)
- 二 三打东兰 (27)
- 三 妥协与转折 (51)
- 四 风雨农讲所 (76)
- 五 据守西山 (97)
- 六 红了右江 (116)
- 七 血洒响刷洞 (140)

一 结盟银海洲

寒冬腊月。呼啸的北风横扫着贫瘠的山野，坡上枯黄的茅草被刮得满天乱飞，大地一片萧杀。偶尔，昏暗沉重的天际划过一道电光，照亮天的一角。

这时，在通往东兰县武篆区的山路上，匆匆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青年人，他二十七八岁年纪，黝黑的脸庞，修长的身材，目光机警锐利，身穿一件半旧的灰色棉袄，一顶雨帽斜挂在肩上，显得风尘仆仆的。

他翻过一道山坳。

猛地，岩石后面跳出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匪兵，横枪拦住他的去路，喝问：

“干什么的？”

他站住脚，从容自若地拨开枪刺，答道：

“当猪的！”

“从哪来？”

“城里。”

匪兵瞪大牛眼，怀疑地审视了他半天，然后伸出两只贪婪的手从上到下搜查他的全身，结果什么也没有捞着，嘴巴就不干不净地骂起来：“他妈的！又是一个穷酸货，滚！”

他微微一笑，庆幸自己又闯过了一个关卡，于是，伸手整理了一下被翻乱的衣衫，又迈开大步朝前走去。

这是一个群峦迭嶂、怪石嶙峋的大山区，沟沟壑壑中时而出现一个十分破败的村寨。寒风中，几声断续的枪声夹杂着一片凄厉的哭声呼啸而来。不用问，准是杂牌散兵又打劫山民百姓来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这里天天都在发生洗劫和流血。

为了避开匪兵的重重盘查，青年人闪身钻上一条自己熟悉的羊肠小道，大步流星地向山下奔去。

路旁是一片光秃的红土坡。凄凉的荒坡上拱起一个个新土堆成的小坟包。尖利的寒风鞭子一样把坟包抽打得残缺不整。

突然，他吃惊地停住了脚步。在这些坟包间，一具血肉模糊的裸体女尸横陈在面前——一个举债逃荒者遗下的尸首，竟也逃不过饿狼野狗的利牙。

他沉重地垂下头，然后弯腰用石块刨开红土，把女尸掩埋了。山坡上又隆起一个红土堆成的小坟包。

他默默地继续往前走。脚步沉重，一股怒火在胸中猛烈燃烧。在他身后，一个个沉实的脚印在寒冷而潮湿的崎岖山路上延伸，在堆起的一个个红土坟包之间延伸。

他所走过的路，就是一条荆棘丛生，充满着艰难险阻和痛苦、流血、牺牲的路……

寒风越刮越猛，山谷激荡着雷鸣似的回声。

他又回到了家乡，就像游子回到母亲的怀抱。这些年，为了拯救家乡脱离苦海，他曾经几度离乡背井，参加“讨袁护国”，追随国民革命；又几度返回故里，组织群众、斗财主、抗军阀，几许风云变幻、人世沧桑，他都经历过了。眼下，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大元帅府，苏联派来了大批军事顾问，他预感到一个革命高潮又要到来。于是，他刚从南宁监狱出来不久，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家乡，决心带领乡亲大干一场。

这就是他的家乡——东里屯。东里屯是个只有八十来户人家的村子。村后是一列石山，森林遮天蔽日。前面是一道土坡，名叫银海洲。春天到来的时候，银海洲一片青翠，由上到下，好似垂挂着绿绢。坡上有个清亮的水潭，大雨过后，潭水奔泻而下，飘飘扬扬、闪着银光，几里外都看得见。可眼下正值寒冬，银海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树黄草枯，潭水断流，一片死寂。

其实，银海洲就是一座土山。传说山上有过一座城堡，是从前一个土官韦虎臣建造的。他从农民身上压榨来无数的银子，家里放不下，又怕人打劫，于是就在这岭上筑城结寨，让成群的奴隶把白银搬了进去，随后全家也搬上山去了。山岗上，派了人把守，外人不让进来，家里人也不敢出去，就在城堡中过着恐惧的日子。

记不得是什么年代，一年冬天，四乡农民暴动起来攻打城堡。死了好多人，还是攻不下。后来愤怒的群众趁着树枯草干，又有大风，便在山上放起火来，狂风一卷，整座山岭，从上到下，变成一片火海。城堡烧毁了，白银溶化了，银汁满岗遍谷，滚滚流动，就像波

涛汹涌的大海。过后山岭就像是银渣堆积起来的一块沙洲。

从此，这山就叫做银海洲。人们说，那山岭的潭水，就是溶化了的银汁。在水潭旁边，还有城堡的遗迹。

韦拔群的家就在这银海洲下。韦家原本是个大家族。韦拔群的祖父，是个打草鞋的，后来卖甜酒、烟叶，赚了些钱。他的姑祖母在家种地。有一天，她上银海洲开荒，碰巧挖得一缸白银，于是发了家，就置田买地，生活富裕起来。在韦拔群出世的时候，韦家已经是个二十多人的大家庭了。

转眼过了二十多年，社会变革，沧海桑田，父亲、祖父相继过世，家道也就日渐衰落。这次，韦拔群一踏进家门，更是满目悲凉。前些日子，家里住进一帮散兵，天天派差派款派粮。他的一家人，被赶到楼下的牛栏里。现在散兵走了，牛被宰杀了许多，门窗桌椅也全被拆掉烧光了。妻子黄秀梅见他回来，又悲又喜，说道：“你看，这日子可怎么过下去？”

韦拔群爱怜地抚着妻子的肩头，说：“只要家中老少平安，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黄秀梅望着丈夫消瘦的脸，泪水不禁涌了出来：“拔哥，你在牢里受苦了吧？”

韦拔群扬起脸，愤慨地说：“这哪里是政府、军队？简直是土匪！他们关了我六个月，敲榨了我们六百块法光，才把我放出来。我恨透了这个腐败的社会，我一定要把它砸个稀巴烂！”

黄秀梅想起丈夫赶了几天路，一定是又饿又累了，就体贴地对韦拔群说：“你先休息一下，我煮些粉条给你吃。”

韦拔群走进里间去看望了一下多病的母亲，便转出来在火塘边坐下，一边帮妻子烧火，一边问道：“弟弟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不见他们？”

黄秀梅说：“韦菁到武篆去给妈捡药了，韦茎送些粮食去了黄榜巍家……”

黄榜巍是韦拔群的好朋友，“改造东兰同志会”的会员。韦拔群一听妻子提起他，就关切地问：“榜巍家怎么了？”

黄秀梅把粉条放进锅里，叹口气说：“惨啊！榜巍家被迫出人命案罗！”

韦拔群霍地站起来，急切地追问：“是谁迫出人命啦？”

“韦龙甫呗！”黄秀梅说：“自你走后，韦龙甫和杜八狼狼为奸，强征团防捐、军饷费，谁家交不起，就遭殃了。榜巍家老的少的，连下锅米都难找，哪来的钱交捐税。这一来可不得了，韦龙甫就带了团丁到榜巍家强行把他的妹妹带走，还糟塌了她，逼得她上吊自尽了。韦龙甫这老贼还不放过，又迫他们交人头税，活活地将榜巍父亲逼疯，跳崖摔死了……”黄秀梅说到这里已泣不成声。

“这老贼太猖狂了！我一定要找他算帐！”韦拔群激愤万分，就要夺门而去。

黄秀梅连忙拉住他：“你不能去！你一个人怎么斗得过他。”

韦拔群说：“我要去看看榜巍，再联络朋友，商量办法清算韦龙甫的罪行！”说完挣脱妻子的手急急地奔出了门外。

黄秀梅望着丈夫远去的身影，只好轻轻地叹了口气。许多往事不禁又在脑中浮现出来——

记得去年秋天，也就是1921年8、9月间，韦拔群跟随孙中山委任的广西省省长马君武从广州回到南宁。马君武出于对韦拔群的信任，先后委任他为南丹、东兰县县长。但是，当时广西的军政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假拥护真反对孙中山的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手里。韦拔群不愿为军阀效劳，就坚辞不就，径直返回东兰家乡。其时，东兰的情况和广西各地一样，政治非常混乱。逃散到东兰的陆

荣廷部队的散兵游勇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相勾结，敲榨勒索、鱼肉乡民。群众遭抢劫、掳掠、杀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韦拔群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广西不得了！”“东兰不得了！”他没有在家歇一天，就四处活动，联络进步青年，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在这些风风雨雨的日子里，黄秀梅常常与拔哥形影不离。她为拔哥送信、发传单，晚上开会望风放哨，有时还上街宣传革命道理。今年三月，韦拔群领导人民群众清算武篆区大土豪杜八贪污兴建学校公款的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

谁料，风云突变。这期间，广东军阀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把驻桂粤军拉回广东去。跟着，马君武政府垮台，广西反动的“自治军”猖獗起来，滚滚乌云又铺天盖地压顶而来。

一个风雨欲来的傍晚，黄秀梅正在家里煮饭。突然，大门“砰”地一声被踢开，跟着几个张牙舞爪的匪兵闯了进来。黄秀梅大吃一惊，急忙走出堂屋，问道：“老总，你们来干什么？”

匪兵大声吼道：“别啰嗦，快把韦拔群交出来！”

黄秀梅没有被匪兵吓住，说：“韦拔群犯了什么罪，你们要捉他？”

“哼！他犯了什么罪，你最清楚，别假装糊涂！”

“我不明白！你们莫不是找错了人？”

“不错！就是韦拔群！是他煽动我们的兄弟开小差、动摇军心。我们奉广西自治军黄琪司令的命令来逮捕他！”

黄秀梅想起来了。半年前，韦拔群从南宁回到家，看到有一个班的散兵占住了自己的家，使自己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气愤之余就劝说了他们一阵。这些散兵也是被强征来的，也十分想念自己的父老妻儿，被韦拔群一说就动摇了，于是连夜卖了枪枝溜之大

吉。这事本来是无人知道的。到底是谁告密呢？为了摸清底细，黄秀梅故意否认：“你们冤枉好人！我家拔群没有煽动你们的兄弟溜差，是他们自己要回家去的。”

匪兵冷笑一声，道：“胡说！这是杜八爷亲口说的，还会有假？”

原来是杜八进行报复，有意与官府勾结加害韦拔群来了。

黄秀梅知道韦拔群今天到那禄屯去了，很快就会回来的。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她心里暗暗叫苦，却急中生智，镇定地对匪兵说：“老总，你们先坐一会，我去叫拔群回来，当面问清有没有这么回事。”说着就要出门，通知拔哥躲避。

匪兵没有答应，用枪拦住黄秀梅，说：“不准出去，我们在家等候他！”

黄秀梅急了，不顾一切往外冲。匪兵伸手抓她，她张口就咬，痛得匪兵狼嚎般叫喊，就飞起一脚踢向她的小肚，她“哎唷”一声跌倒在地，痛得满头冷汗冒出来。

眼看天将要黑了，她害怕拔哥马上回来，又明知硬闯是出不了门的。思索了一阵，她忍着痛站起来往灶房走去。

匪兵喝住她：“不准动，再跑就扒光你的衣服！”

“嘻嘻——”其他匪兵猥琐地淫笑起来。

黄秀梅说：“我不跑，煮饭吃也不行？”

匪兵们这时也觉得肚饿了，就七口八舌地说：“这还差不多。量你也跑不了。快煮，有鸡杀两只，让爷们打打牙祭！”

黄秀梅装着取米先走进房间，翻开枕头拿出几块法光，敏捷地塞进贴身的内衣口袋里，然后回到灶房。她打开鸡笼，故意让鸡蹦跳叫闹一阵，再把一只大公鸡捉出来往堂屋一抛，公鸡惊叫着拍打着翅膀朝匪兵中间飞去。黄秀梅高声叫道：“鸡跑了，快帮抓住它！”

匪兵们馋不知计，立刻丢下枪向公鸡扑去。趁此机会，黄秀梅

打开窗口跳了出去。当匪兵发现黄秀梅不见了，出门追赶时，黄秀梅已经朝那禄屯跑去了。半路上，正好碰到韦拔群和两个弟弟回来，就立刻拉他们躲进附近的树林里，把家里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并催他赶快离开东里，到外面避一避风头。两个弟弟听了也劝哥哥快走。韦拔群估量了一下当前形势，觉得离家外出一段时间，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也好，便向弟弟和妻子交代了一些事情，接过黄秀梅递给的一块法光，就连夜离开了家乡，躲过匪兵的通缉。不料，到达南宁不久，有一天上街又被黄琪手下的匪兵认出，终于被投进了南宁监狱。

整整半年过去了，韦拔群才得赎出来，他爬山涉水、历尽艰辛刚刚回到家，连热汤还没有喝上一口，就急着去看望、联络朋友了，这叫黄秀梅怎么不心疼呢？！

二

黄榜巍的家在新寨，离东里不远，过了武篆街再走两里路就到了。过去，韦拔群是经常到这里走动的，对寨子很熟。他径直走到黄榜巍家，看见门虚掩着，便敲了两下，喊道：“榜巍、榜巍！”

没有应声。他推门进去看看，屋里空空，一个人影也不见，便转身出来。正好碰见一个老伯从村外打柴回来，就问道：“老伯，你见到榜巍吗？他到哪里了？”

老伯放下柴火，抬头见是韦拔群，就说：“拔群回来啦？这可好啦！你快去看看榜巍吧，他急疯了，一个人跑到大路边的水沟里磨大刀，说要等着韦龙甫过来就杀了他。天寒地冻的，他两条腿都被河水冻得发紫了，我刚才劝了他半天也不回来。”

“多谢你啦，老伯！”韦拔群说罢，就大步流星地走了。出了寨子，朝通往县城的大路看去，果然望见一个青年农民正站在路旁水沟中，低着头弯着腰在一块石头上霍霍地磨刀。他飞快地跑过去，跳下沟边关切地喊道：“榜巍，快上来，别冻坏了。”

黄榜巍抬起头，神情有点木纳。他定定地望着韦拔群，好像不认识似的说：“你是谁？还想来要税吗？老子和你拼了！”说着就挥刀砍过来。

韦拔群连忙闪开，并一把抓住他的手，大声说：“榜巍，我是拔哥啊！你怎么认不得啦？”

黄榜巍挣扎了一下，说：“拔哥？你哄人！拔哥不在家了。要是拔哥在家，你们就不敢欺侮人，逼死我妹妹，逼死我爹了！”

“榜巍，你认真看看，我真是拔哥，我回来了！”韦拔群用力地摇晃着黄榜巍，接着又用手浸了冰冷的沟水抹到他的额上。

黄榜巍慢慢清醒过来了。他终于认出了站在跟前的确确实实是拔哥，便一头扑进了拔哥怀中，号啕大哭了起来。

“榜巍，你痛痛快快地哭吧，把闷在心中的冤屈全哭出来。”韦拔群非常同情地安慰他。

“拔哥，我要去杀了韦龙甫，为我爹报仇！为我妹妹报仇！”黄榜巍哭喊着又挣出韦拔群的怀抱。

“榜巍，你别急，这仇是一定要报的！”韦拔群紧紧拉住他，耐心开导说，“不过，我们不仅要杀韦龙甫，还要杀了杜龙甫，黄龙甫……把整个吃人的旧社会推翻，穷苦人才能不再吃苦、不再受罪，才能翻身当主人。”

黄榜巍不再哭泣。他抹干了泪，问道：“拔哥，你说怎么干吧？”

韦拔群见黄榜巍恢复了常态，放下了心，说道：“你先回家去好好休息，明天通知‘改造东兰同志会’的同志到我家开会，商量个办

法，再好好地大干一场！”说着脱下自己的棉袄，披到黄榜巍发抖的身上。接着又弯下腰去把在途中为避免被匪兵搜去而藏在鞋肚里的两块法光掏出来塞到黄榜巍手里。

黄榜巍失措了，忙说：“拔哥，这棉袄我不能穿，这会冻坏你的。”

“不要紧，我冻不着的。你快回家去吧，看你的脚都冻坏了。”韦拔群说着就送黄榜巍回家去了。

等他再次走出新寨，已是傍晚时分。这时，他才觉得肚子饿得咕咕叫，便撒开大步朝家里走去。

突然，迎面有个人喊他：“拔哥，你回来啦？”

抬头看，竟是三弟韦茎，肩上扛着一袋米匆匆走来，便迎上去问道：“你怎么这时候才到呢？”

韦茎感到奇怪，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到这里来？”

韦拔群说：“我中午回到家里，听你嫂说你给榜巍送粮食来了，也就赶来看看。怎么，路上出了什么事？”

韦茎把肩上的米袋放落到路边，笑道：“没出什么事，只是碰着牙苏民，给他抓了一趟差。”

“什么差？这样要紧。”

“他拿你过去带回来的俄国炸弹仿照，自己造了几个，今天上山试验，碰上我就拉我去看了。”

“嘿！这个苏民，还真有两下子。”韦拔群不禁称赞说，“怎么样，炸弹响不响？”

“响哩！”韦茎兴奋地说。“我们把炸弹扔到山沟里，‘轰隆’一声，震得我耳都痛呢。”

“好！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手榴弹，就更不怕土豪劣绅逞蛮嚣张了。”韦拔群高兴地说。“不过，这事暂不要张扬出去，免得那些狗